衎石齋記事稾

衎石齋記事稾卷三

嘉興錢儀吉新梧

贈趙鹿潭序 名先雅湖南人後官御史

治民之政必始于地焉審其水土以溉以蓺察其風俗以因以創明其阨塞道徑以封守以攻取是故不知地不能以讀史通已事利害之實乃可施于今之政不弊而獲效予嘗求古今地記之說累數十家多矣亦未暇以讀趙君鹿潭過訪予見一統志假數冊往旬日返之而易其後卷已又索其前卷數十還往不厭至于今四

年以是知趙君與予有同耆焉今日過君齋見三國志水經注二書悉以志之言故城水道者條釋于下不足續以他紙幾倍于本書予乃驚嘆愧不能如趙君用心之勤猶幸有趙君之能讀而予之有是書不虛也昔東潛先生之釋酈注攷證至精密戊寅夏予於湖州書船中又見東潛評注三國志爲同里金氏得之者今君與東潛姓氏同所耆書攷同其亦可異哉然東潛杜門撰箸不櫌于人事則其心易壹君方繫跡簿書與修部之條例以能冠其曹乃于古籍猶勤懇若是長安車馬閒

不謂乃得趙君顧予尤願君之循是心以求古人之政

而俟他日之效于吾民也於是乎贈

朱山人七十贈序 名鶴年

泰州朱山人之幼也自里塾歸飯必過于氏門于翁媪輒曰路遠且有橋孺子盍飯此乎則攜之入而飯山人家故貧稍長客京師力畫養親親喪歸而訪于氏則翁媪前死久矣及其族五棺皆未瘞問其子曰常食之不給何以葬山人默念吾親固已葬矣吾又將北行篋有金分少則不足盡予之則無以爲舟車僦費已喟然曰吾昔嘗飯于此也吾今不爲葬北行度其家殆不克葬吾久而聞之且悔吾無貽他日悔也盡予之金視其封

而行山人方坐作畫有老婦嘗于門詢之趙氏家南格
莊有子曰辰兒去之揚州久不歸則又曰辰兒已聘婦
今姻家欲還所聘斂山人瞿然曰汝婦聞之乎對曰同
村人奚不知者日者吾婦方坐窗下紉箴治履聞若父
言而淚潺湲墮濕其履遽舍業起也山人曰止吾爲爾
求辰兒語爾姻家必無還聘吾書召若歸耳山人意但
欲使待辰兒歸以全弱女志實無由求辰兒數月老婦
又至言其姻家迫問狀山人乃謬言曰辰兒以何事去
揚州今在某所吾趣召若歸必待之必無還聘數月辰

兒竟歸具言去揚州蹤跡與山人語悉合聞者皆歎異

劉編修醇甫爲賦辰兒行者也山人行市中見童子與之言董氏父嘗宦也問其業毋無以養而將學賈山人訪諸人有知之者曰若父故駃耳山人笑曰其駃也其殆仕而不能爲利者也其當有後言于雅故數人助養其母具束脩延師教之七年而童子者補通州學生於是京師士大夫知之皆藉藉賢山人予謂三者之事信美矣而其用心尤不易及也夫以行善不果而慮其悔則過而可悔者宜勿爲矣力所不及詭辭以成人善則

力所及者善無不勉矣聞譽人而求其善則聞譽人且審用其善矣誠出而仕邪庶幾哉民之疾苦可以達而材俊之處卑渫者將掖而起也然而山人節未七十亦不求仕也吾書以告山人之二子比其長也常無忘山人之用心不仕其克守而家仕則將有效于國也其諸山人之所樂聞也與

國朝碑傳集序

於戲盛哉自天命以來王侯將相卿尹百執事碩儒才彥之名蹟炳著　國史矣而石室金匱之藏外人弗得見曩承乏會典之役幸獲敬觀亦不敢私有寫錄今乃略依杜氏大珪焦氏竑集錄之例掇諸先正碑版狀記之文旁及地志別傳得若干篇以其時以其爵以其事比而厭之爲若干卷其於二百年文獻之林不啻嶽之一塵海之一勺耳有能口誦而心識焉可以攷德行可以習掌故不徒飛文染翰爲耳目之玩已也其一二人之

事雜見他書者同時之蹟及其子孫言行有可稱者閒為坿錄殿於本篇或論一事而臧否不同述一善而甲乙又不同或推挹過當或沿習忘反者亦往往有之自知言者觀之固可攷信而不惑也而要其大體主乎樂道人善以為賢士大夫畜德之助凡百二十卷後有得者當為續次云

國朝碑傳集後序

嘉慶二十一年江西漕項奏銷冊達戶部列其目有里民津貼銀米者按部例無有謂外吏之私徵也嚴詰之三以何年始以何年徵皆不能知惟雜舉乾隆以來漕督奏中嘗言之上溯雍正元年

諭旨亦嘗及之者以對部議以他省治漕皆無是顧行之已久可無罷宜如舊徵而以其歲入解部備他用既定稾矣會予再莅雲南司檢舊牘見乾隆季年報部冊固有之縣歷數十年未嘗駁詰疑必有故今於其事之

創始雖不可得詳既謂之津貼則必以濟運可知也若
破除爲他用則運費不足而丁病州縣因以多取於下
而民亦病且今將自乾隆以來盡追索之耶抑自今年
始也進退皆無所據不若仍舊便尚書索綽羅公用予
言更其稾而解部之議寢時道光三年也後數年讀李
穆堂侍郎所爲郎溫勤公墓誌其事乃大明白江右多
山谿道險漕艘以小艇水後盤運於是有里民津貼夫
船費載於賦役全書康熙三十八年得
旨江右所屬州縣多處山陬百姓自願貼費運米水次

者聽著爲令當是時部臣亦嘗議停減總督范公與郎公先後疏爭之漕運賴以濟侍郎之言如是竊幸前者持議不剌謬又以見舊章之當博攷而文字之益爲無窮也久之讀八旗通志范承勳郎廷極傳言之益詳時方輯諸家碑傳蒐羅舊聞謂其有裨於實用也日奮不能以已遂書之以爲後序

蒜市雜記序

仁和杭堇浦先生仕
高宗朝以上書言事吏議置重辟
上稔其忠宥歸里其後
車駕南巡疉吏見猶
顧問及先生先生里居時修浙江通志當事者以禮聘
而高材不容多齗齗之者遂去獨成藝文志若干卷往
余之杭州過何夢華許獲見之猶是當時寫本上有先
生標題累累數十冊皆吾浙人書目也而攷其部類猶

多闕其廣博若是又於湖州書船中得先生雜手書一
東則榕城詩話蒜市雜記草槀也按雜記自序爲雍正
癸丑下第南還舟中所編時先生猶未舉制科其詩話
及他諸史然疑續方言之屬皆已刊行而是書獨鮮知
者夏日無事尋其塗竄拾其叢脞次而錄之大抵剌取
子史辭句相類者閒有證明雖自託於識小亦足以觀
前脩勤學不舍行役而先生之氣節文章猶庶幾如見
之乎蒜市在京師海岱門南二里許時嘉慶乙亥夏六
月十日夜漏下十刻後學錢儀吉識於興隆街寓舍衎

又在蒜市南葢十里云

重刊栟櫚先生集序

江寧鄧氏其先宋南渡初自南劍遷洞庭者曰栟櫚先生攷史先生嘗事高宗李忠定之出也以奏爭罷歸蓋歸而隱於洞庭西山其裔孫觀察元昭林屋集有云吾祖扈南渡抽身老會稽者是也王仲言稱先生集三十卷托克托等志藝文亦有之而諸家著錄皆未及國朝吳孟舉輯宋人詩其目錄有栟櫚集顧獨闕其詩乾隆閒求遺書於天下福建巡撫某公始得之以進於朝詩詞各一卷文十四卷裁十六卷而外閒傳本亦尟

儀吉會試房師爲觀察六世孫嶰筠太守嘗求之十餘年矣官編修奉

敕修全唐文請觀永樂大典於翰林院署而得先生詞又於嘉善曹氏宋百家詩存中得詩一卷而曹氏記先生集則二十五卷太守讀而慕思求之益力守寧波乃於蕭山汪氏得正德十四年刻本雖不及仲言所云而視宋進本增多詩八卷凡二十五卷乃與曹記合靖康建炎閒一時文字傳於今者若曹洪丁傅之記錄沈龜溪高東溪及陳歐陽二生之遺文往往足補前史之闕

茲亦其儔與當是時中興草創而河北河東所失不過
眞定太原等十數郡使忠定不去賢材得以盡其用斥
汪黃之徒恤民足食移蹕南陽義士聞風而起則九圭
之業豈特偏安已乎乃大賢被讒一時以爭忠定去如
先生者殆十餘人幾於朝爲之空然而猶可以立國者
賴其始政規模猶立事稍定而後去之嘗觀劉架閣續
通鑑記建炎元年五月耿南仲安置南雄六月置功賞
司皆先生所嘗言亦稍稍施用矣賢者之於人國小用
之猶小效豈不重哉先生嘗游楊文靖之門又與朱子

之父韋齋善故其言于朝曰人臣有毫髮之私必有欺君之罪人臣有毫髮之私必失天下之心而於劉豫僞官首爲二格以正其罪蓋兢兢乎明黜陟以正人心嗚呼後之讀者可以興矣太守既得斯集喜且泣將重刊之又以林屋集僅家藏本亦無板遂并鐫焉而屬儀吉爲之序昔先太傅嘗讀曹氏所輯詩皆題句其上於先生集云千載莊生談劍後栟櫚花石十章詩蓋艮嶽之築先生在太學上詩以風諫夫事變起而後定之不如塞亂源此太傅所以三復是詩也而兩家文字之役若

有天焉遂承命而謹綴其所欲言者嘉慶十有九年季
秋之月謹序

孝友堂家規序

凡人之愛其子孫誰不欲教之以善然而成德實鮮者何哉或所謂善者非善或有善言而無身教皆不足以成之矣容城孫先生當貞元之會守濂洛之學少奮忠義老堅行遯踐履庸行光輝篤實魏蓮陸耿逸庵湯文正公皆出其門而爲儒宗同時若黎洲二曲論學之醇亦未之或先也閒嘗手書家規若干條以訓子孫攷年譜實成于順治十七年先生年七十七矣其後十五年而李賢子繼承復輯遺訓一卷同刊于家百餘年來傳

本日少往儀吉借鈔于人時取觀焉蓋語必內省學惟
爲己雖事業文章名譽之美猶恥而弗及況下焉者乎
蕪湖繆承香丈見之繹翫不釋遽授梓人可謂篤于好
善也已儀吉竊聞蓮陸氏記先生之言曰行庸德謹庸
言不以飢渴之害爲心害聖人之能事畢矣美哉言乎
夫名譽外而可能也而斯言之旨不可能孰無家孰非
人子孫審乎此則扶寸之書終身由之而不盡於是誠
意以立其本虛己以宏其量充實不息以用其極成德
之士必有興起者而豈徒夏峯一家之書也與

嗜退庵語存序

嗜退庵語存者歸安嚴先生既方之所作也先生之父巢縣君諱覺字知非崇禎閒舉人官於巢課功最已遷蘇州府同知將去矣寇至遂留守禦城破不屈死妻莫氏子有芑皆死當是時有芑年僅十七以身翼父被刃而不顧有芑先生兄也先生齒尤幼倉黃幸免負父兄骸骨觸冒矢石竟歸葬長而潔身尙志至老不出其操行如是宜乎說道義如處分家事使覽者往往浹洽於心而油然思也先生不求仕進而先生之子我斯康熙

三年廷對第一歷官至禮部侍郞嚴族以顯是書侍郞嘗梓行歲久漫漶家無藏本侍郞之四世從孫士鈞始求得之屬序於儀吉辭不獲乃略記先生家世事蹟列之卷端可以知其言之善也必有本焉而學者幸有見於理義其必修身實踐之爲急勿徇於流俗勿溺於虛無庶於先生終身獨善猶惓惓著書誨人之旨或有契云

瓶谷筆記序

故翰林院侍講學士德清戚公儀吉之外曾大父也逮事
仁廟供奉書房有年文章風采與敬業懷清望相埒尤通河洛之學每祈禱晴雨
上命占驗不誤晷刻
憲廟嗣位雅重公嘗奉
先皇帝遺硯以賜其後我舅氏餘齋先生繪寶硯圖以傳者也旣引疾歸矣乃以事戍寧古塔公嘗曰吾不能

逆覩以免於禍亦數也雖然某年吾當歸及期公第三
子魏亭先生宰連江請於大府而乞
恩焉果得歸具見於歸安章給諫所爲賊孝子傳中公
生平著作遭難不存我外大父芋園先生於兄弟行爲
最幼蒐羅墜遺百僅得一嘉慶二十一年儀吉居京師
表兄嗣曾以餘齋先生命奉公筆記一卷屬爲序儀吉
受而誦之蓋隨手劄寫之作或書前賢語錄或自爲說
談理眞實發人深省豈以歎外家孝謹之風其前之留
貽至深厚而其後將未有艾也且夫公之學邃於數而

卷中不之及此與康節所以心服伊川者蓋已默契其旨持是以求之明數者不自囿於數而循理者且將慎思焉以得夫修身治事之實則其爲學者觀省之助甚大嗣曾將付剞劂敬承命而序之如此

重輯錢氏疏草序

康熙閒五世祖鶴芬府君撰錢氏疏草若干卷宛平王文貞公序行之疏草久佚其序猶存彼集中儀吉謹求諸史乘家集及傳錄諸稾重輯之得臨江府君疏二首永州府君疏二首太常府君疏十七首侍御府君疏二首合而第之爲四卷訖明季而止存舊觀也臨江府君於我太常府君爲叔父正德戊辰進士第任盱眙知縣歷南京刑部禮部郎中江西臨江知府著有東畬先生家藏集其在臨江也始析新淦立峽江縣今於縣志中

得議二首揭詳二首附於恤新縣疏之後以備其事永州府君爲臨江府君長子嘉靖戊戌進士第歷刑部郎中廣東肇慶湖廣永州知府箸存雅堂集莊帝下詔求言巳退老於家矣猶上議十事其言捕魚出洋之害請罷鮮貢事竟施行民困以蘇太常府君嘉靖壬辰進士第官行人歷禮科右給事中以星變陳言削籍隆慶初卹贈太常少卿箸有承啓堂集其劾郭勛也明史謂疏其不法七事今惟存五事其使於湖廣廣西也鄭端簡稱兩省論劾十有五疏今惟存七疏爾侍御府君爲太

常府君曾孫天啟辛酉副貢選松溪知縣唐王入閩以黃忠端公薦再遷爲監察御史巢端明稱公極言天下禍亂之由恢守之策章數十上吾宗紫雲先生撰彭城志亦言公有行在疏草今皆亡失惟劾魏忠賢并劾通政司兩疏存爾凡今之亡失者當鶴茀府君時其文或具在或尚有他疏不及知者惜乎其書佚也及今不蒐集久謚無徵是又儀吉之所祇懼也爰成是編並記所聞于卷首冀他日更得補其遺闕則惟我先人之靈爽有以啓之尚克承焉

盧江錢氏文滙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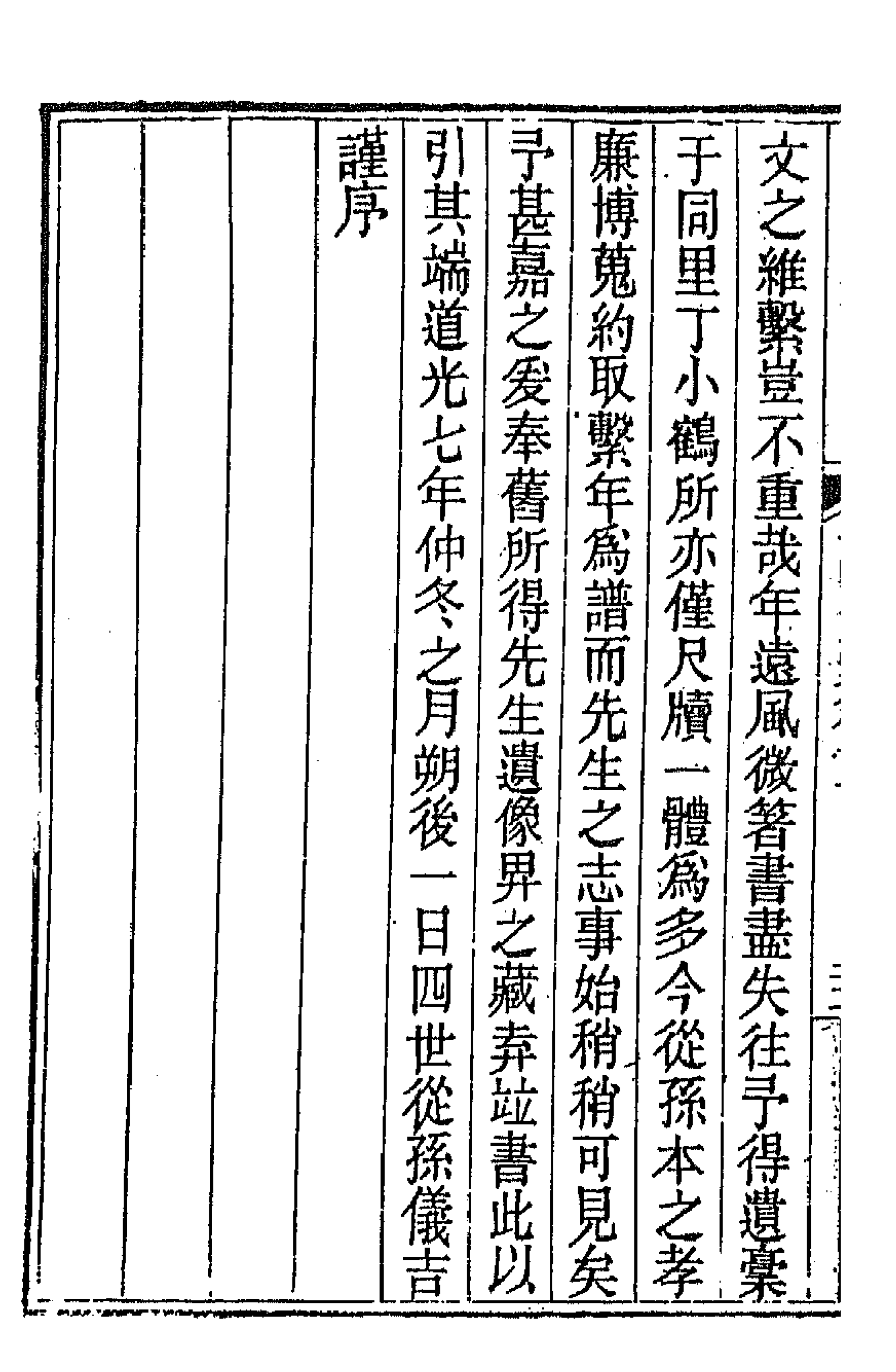
我錢本盧江何氏洪武中我祖如淵府君育於吳越武肅王裔孫遂承錢姓生養素府君耕且讀入邑庠又再傳有菊莊先生工詩著陳留集教其從弟臨江太守學臨江又以教其兄之子太常先後皆成進士起家太常府君儀吉八世祖也自後十餘傳三百年閒行誼著述類皆根實理要不求表襮於世而知之者亦多有曩歲丁卯儀吉攷先世著書之目撰爲藝文略集部凡七十六種其佚者二十餘其存者卷帙尚夥後人或不能徧

讀又有僅傳數篇無專集恐久且佚之也用是輯錄遺稾自奏議以下因類區分著其尤要者又訪於族之尊賢蒐拾墜遺校正同異其閒講道德之崇深衡政事之得失發忠孝之性情垂家門之渠範以至論文品詩樹藝醫藥靡不賅備凡四十九卷名曰文滙其古今體詩別爲詩滙不在是籍嘗覽隋經籍志知有李氏家書者久不傳而劉昭注續漢志引李尤明堂奏卽家書之文是家集總錄東京已有之矣昔呂向注文選以任君爲任昉家集之稱而元結篋中集亦字其弟季川今謹書

諱者從李氏例也其或稱官或稱先生則從二劉文集稱惣祕丞義仲檢討而於涣曰西澗先生也若宋時吳越錢氏傳芳集皆有爵則皆稱官亦其前事已始輯于乙丑之冬至今年十易寒暑乃成謹識其撰集之意與其本例如此

紫雲先生年譜序

紫雲先生爲先太常府君元孫弱冠遇世變飛遯不出日讀朱子書省察踐履以諶以密雖韜聲匿曜莫由充其澤于當世然其敬宗收族分財敎善之事猶一二見于楊園張氏遺書中楊園吾郡理學大儒與陸淸獻相後先者也其交先生略如朱子之於南軒東萊者嗚呼先生幼傷孤露中更患難晚詎轗軻可謂窮矣而朋來麗澤乃有楊園此非徒虞仲翔所謂得一知己而不恨也蓋其紹微言放異學桐溪瀔浦同源合流實與于斯



文之維繫豈不重哉年遠風微箸書盡失往予得遺稾于同里丁小鶴所亦僅尺牘一體爲多今從孫本之孝廉博蒐約取繫年爲譜而先生之志事始稍稍可見矣予甚嘉之爰奉舊所得先生遺像畀之藏弆並書此以引其端道光七年仲冬之月朔後一日四世從孫儀吉

謹序

晚香文鈔序

晚香先生為我高祖考廉江府君同祖兄性廉直力田讀書閒授徒里中節束脩以復墓堂刊族譜謚義田撫兄之孤女優歸之鄉里化其厚康熙五十八年卒年七十一嘉慶二年我世父艮齋府君以戶部郎中告歸完邱隴合宗族舉賙恤無告請於族長處士贖翁以行贖翁先生孫也耕且讀衹行一如先生嘗以先生遺集及所著禮記集註示艮齋府君儀吉因得鈔存雜文若干首語皆簡質氣則剛毅道光二年春校栞於京師於時

距先生之沒百有四年矣孔子曰行已有恥宗族鄉黨稱孝弟先生有之矣而儀吉於先生之力田尤有感焉士大夫之教其子孫固未有不讀書而其所以讀者寖忘其本若夫農畝之事甚恥言之夫科第仕宦有命焉不可必也不可必而欲必之其辱也滋甚士而農進則能知艱而恤其民退則習勤以生善不農則將有不可以言者士大夫之爲名商賈之爲行誠不若露體塗足者之潔於心也此先生之所由身敎竊願與錢之後人共繹思之

醫略序

自昔岐黃家言存於今者數百家醫藏一目幾與釋道之書相埒學者將窮蒐而徧覽焉非惟日之不足且泛雜無所主未有不惑於多歧者故守約難也族父東堂先生少抱儁才博涉文史懷奇不遇繼嬰篤疾時醫無高手皆辭弗療先生乃始學醫自爲治而愈一時叩門求藥者踵相接已而策蹇入 京師徧歷畿輔南浮閩江東登岱西踰太行壯觀萬里聞見益廓所至療人疾輒效茲者近遊南昌暇日覽前賢著作撮其機要閒以

己意審正瑕瑜輯爲醫略信乎切於日用而無泛雜之患者與昔臨江府君耽玩靈素集中屢有記醫之文太常府君嘗敘辯立齋之書論醫旨甚備康熙間次崖翁又有貫經之作大旨似張會卿類經而體例尤精今又得先生此書紹聞前徽以利濟當世不亦懿乎先生好爲詩冲淡絕俗工畫山水精音律嘗輯雙橋漁父琴譜一卷儀吉見而好之請指授焉先生曰吾少緣善病偶涉藝事以養心耳是不足學也蓋先生天姿過人而無流俗嗜好故其於醫深造自得如此屬將付梓人命綴

言於末簡

之滇行程圖序

從子寶甫出守滇假還浙今將之官儀吉念其行之遠也爲繪其道所經山川歷布政司治五府十有九州一廳一水陸五易程行七千里而後至總爲圖十有九爲卷一序之曰蓋山川之有圖以行於四方可以察建置辨夷險取證前史而思似其邦之賢哲古之君子皆然矣而吾之遺是圖於子意有進於是嗚呼昔我祖何府君洪武十四年赴都勻衛大宗從焉而我如淵府君始易錢姓其後四世當正德戊辰臨江府君第進士太常

公繼之吾宗始大明末侍御府君間關經營閩海間諸
房多孝廉諸生皆隱不用至康熙辛丑文端公入翰林
始受
國寵榮宗伯公繼之子孫科第仕宦踵相接以至于今
也可不敬與按圖自杭州乘舟而南下錢塘江溯衢港
至常山陸行一日下上饒江徑鄱陽湖而西至南昌省
治溯章水浮袁江過臨江至萍鄉又陸行一日浮淥水
至長沙省治下湘江浮資水徑洞庭湖而西溯沅江浮
潕水至鎮遠又陸行三日渡清水江至都勻又二十有

三日過貴陽省治而後至于滇夫章江湘江文端宗伯兩公皆嘗奉

使經焉而江西皆兩典試試竣皆嘗道里門而來京師也其所經行一如予今日其所爲詩各百餘篇箸於集予嘗誦之而思其志矣臨江府君爲太守是時始析新淦置硤江先生規畫便民他惠政多可紀予之位同其思所以繼之者都勻衞今爲府自鎭遠渡淸水而南止於大風洞爲淸平縣地淸平都勻屬也明日至楊老驛蓋再宿於都勻大宗子姓猶有可得見者乎且夫有司

之於民猶族姓也而黔吾祖居焉滇毗黔其詎思所以仁其民乎嗚呼自文端公服官于朝至于今五世九十餘年而我錢氏之與三百有七年而自易姓以來四百三十有三年矣可不敬與予之出也上勉厲諄復而一以克紹家聲爲訓予而念其先也可以報君矣是行也登臨山川將如見我先人而思所以永其澤敬承

聖主之訓以庇于民是圖在側時取而觀焉抑亦吾子省身養德之一助也乎嘉慶十九年五月四日儀吉謹識於京師寓舍之待軒

西平從政略序

道光五年予奉

命巡視中城識李君脩齋寀中越月君獲鄰境盜且傾其巢予特疏以陳得

旨遷一官方選部之未注闕也猶佐予治事者半年於是益知君廉而有為其一事之應勵格者乃非倖致也出宰汝南之西平未幾坊之代者有過分譎於前政數人皆奪階君亦與焉君方自引咎西平之民則數百人走籲大吏乞留君大吏既格之因察君所以治西平者

善政甚備具聞於
朝而請復焉
天子俞之君來京師引
見予詢其顛末得聞是編其於興學庸禮拯危禦衆謀
篤而效乃賓法詳而事可久愈以美君之用心嗟乎一
命以上自非狂惑鮮不欲潔其守盡其才以赴功立名
者用心歧誤潔者以激而才且旁出橫決小大皆適以
濟其惡夫至可畏者民至可親者亦民心乎民斯得稱
治之本矣而民之報之也常出於意之所不期而無成

敗異燠之改易以視夫依勢位樹交游厚封殖據吾所
甚危而自以爲得者相去殆不可勝筭觀於李君之事
其務愛民哉其務愛民哉予是以樂書之爲有土者勸

諸葛忠武故事序

武威張子介侯博聞直節尙論而方羊睎乎三古人苑旣成嘅政虐谿𤓰寶安寧禾子嫚罵道風嘯頃賢聖久不作千禩其悵董生卒家後有孔明致君武湯而已也阿衡蕭吏不儒管伯匪王皆不足方侯侯思之長爰寫所作類書古注甄綜實京維思之長又爲五章以故事名原姓組始愛其本支外舅栐屬侯所衹哉爲諸葛篇弟一承祚良史可也其觭拾遺成美改爲者衍爲遺事篇弟二十反告過受者何人君子丁未世宏獎勸勸爲

用人篇弟三失作之意養人而痛因事犀興明物權輿爲作篇弟四於乎星絶於天遂不可繫也今千六百有餘歲而匹婦兒子知侯字也爲遺迹篇弟五嘉興錢儀吉引念侯德古也一二創朱綏張病不足舉隊見介侯㫄樓攻其篤志曰今

堯舜在上法令一繩思艮股肱已聽已藩侯之遺文善觀者延賓庶徵具一體優可安民介侯㫄斯尚自孟旃泣侯侯不作跪書斯耑時

淸嘉慶十有七年歲在元黓涒歎仲秋之月辛丑朔

術算簡存序

術算簡存五卷金陵婦人王貞儀撰貞儀本籍泗州其大考宣化知府者輔遷金陵父錫琛夫同郡詹枚據枚所爲傳云其母洪孕十三月而生又謂九歲通十三經長覽二十三史七月卒業其言過夸不足信然觀其爲書自有實學不可沒也者輔以事謫沒於吉林貞儀從其父奔喪塞外乃學射於蒙古阿將軍之夫人發必中的每角射跨馬橫戟往來若飛亦枚傳云爭姑適吳江蒯氏者嘗僑居金陵姑能詩畫信厚而明達貞儀一見

如故常以文字相往來姑言貞儀於學無不聞夜坐觀天星言晴雨豐歉輒驗尤精壬遁且知醫其卒也謂其夫曰君家門祚薄無可爲者妾今先死不爲不幸吾平生手稾其爲我盡致蒯夫人蒯夫人能彰我於身後夫如其言則盡以致我姑時嘉慶二年也後六年予省姑於黎里得見之德風亭初集十四卷二集六卷繡紩餘箋十卷星象圖釋二卷籌算易知重訂策算證訛西洋籌算增刪女蒙拾誦沈痾囈語各一卷及此書姑總爲一緘囊珍貯之未嘗示人其詩文皆質實說事理不爲

藻采又有象數窺餘四卷文選詩賦參評十卷則未之見也貞儀沒時年止三十後數年詹枚亦亡無子他日遺編不泯其終賴我姑之彰之也與余不獲徧錄其書惟存此種序而識之竊謂班惠姬之後一人而已

三國會要序例

予自弱冠流覽乙部目誦政書每苦歷朝史志以類求之多不相續雖沈約退稽皇古隋書并包五代彼皆義取兼及語焉不詳即京兆之典貴與之攷囊括縣紀亦皆僅舉其大端獨會要製如杜典而斷代爲之又不拘以文史之體條綴字繫鉅細畢賅予竊有取焉顧兩漢箸於徐仲祥唐五代成於王齊物爰自章武偏安迄乎大業末造其閒帝制十二代涉歷四百年概未有述之者不揣弇陋爲補其闕曰三國會要曰晉會要曰南北

朝會要而三國之書先成因畧其命意緣起如此

會要之體昔有二焉王氏之於唐五代近接見聞多錄文案徐氏之於兩漢遠稽載籍頗類史鈔今之體裁悉本徐氏而又有所變通者蓋西漢惟取孟堅東京稍輯舊注茲則博采見聞旁羅散失期拾遺於正史不限斷於本書此其不同也古之學者左圖右史用資攷鏡若乃龍門十表原本周譜旁行邪上又圖之支流也故予於帝系輿地諸門或爲之圖或爲之表至於推步術算以及史文奧賾者通其所可知則又閒爲之註釋三者

皆徐氏所未有而予創意焉此又不同也始予嘗欲補撰姓氏兼錄藝文既而思之內譜之學貴於通貫前後脈絡相仍而隋書經籍或無撰人之名亦難限以時代乃別撰姓氏通略藝文通略而於此則皆闕焉惟文學門略舉經師民政門附鈔希姓識者幸無訾其疏漏此又予撰集會要三書之通例也

陳承祚習彥威同爲晉臣而國志帝魏春秋尊蜀者蓋承祚世仕劉朝跡同歸正且目覩泰始之禪而欲以西邸之降王爲興朝受終之神主也烏乎可若夫江左偏

安略如章武習氏乃得以申其正議非兩賢才識有殊
所遇之時不同也自朱子通鑑綱目以蜀爲正統今則
久經論定無俟表微故寻撰次前事惟先蜀而後魏而
於承祚本文不敢迴易一字卽蜀二主之稱亦仍舊貫
蓋史鈔之體固應爾也惟他書閒有斥二主名者今悉
改書先主後主曩乾隆閒
敕脩四庫全書昔人著述有斥漢武名者
特詔俱爲棐正是則寻之爲此所以恪循
先朝訓誥之美又不徒爲拙著畫一之體而已

裴世期之注國志也鈔內衆書隨違矯正觀其用心博
且密矣然而公安改名一事兩出黃初朝日校術懸殊
蓋簪述之難雖聚學審問終不能無小誤也予既錄本
注旁求它籍於晉書得魏律序毛后銘旌議於宋書得
魏吳諸樂章及長沙桓王爻名於水經注得劉靖戾陵
堨表於通典得諸禮議及九品之法於開元占經得王
蕃渾天象說於隸釋得三字石經於續通鑑長編得魏
戶口數於永樂大典得魏都城圖金墉城圖於至正金
陵新志得吳都城圖又覽類書以甄墜遺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

學記太平御覽等攷專家以鏡始末如官制則唐六典刑法則唐律疏義輿地則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輿地廣記輿地紀勝等采當時議論以究風俗如徐幹中論劉劭人物志等連綴塗改朱墨紛紜念釋在茲不遑監寐顧以性謭疆記家鮮儲書掌錄徒勤汗青難信且蜀漢遺事涉獵尤罕僅於華陽國志知其有太學於玉海知昭烈嘗置五軍一官匏繫不得窮訪穹谷親質方聞瑋編珍袠豈絕天壤輟翰相思屏營曷已

徐氏兩會要其類皆十有五西漢并封建於職官東漢并祥異於術數今則封建祥異皆別出之而并輿服於

禮制猶十有五也改帝系爲統系術數爲天運方域爲輿地蕃夷爲外域餘皆從同前賢攷論間存數則其有管蓰之見亦附箸各條之下陳志傳本官聚而外以明馮祭酒本爲勝然譌奪亦不少尋嘗采集義門何氏西溟姜氏少章陳氏立矦李氏堇浦杭氏東潛趙氏辛楣錢氏頤谷孫氏諸先生之言讐勘積譌爲三國志證聞三卷而撰述此書則又隨錄隨校凡所據信悉注下方郢書燕說之譏葢戛戛乎蘄欲免之而卒未知其果免否也

史家於古人名遇其所當諱則改稱字唐人脩晉書稱戴若思劉元海者避高祖諱也范蔚宗於郭泰鄭泰皆書字避家諱也今本郭林宗傳泰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一條獨書泰名乃章懷引謝承後漢書而誤入正文者詳見錢氏攷異范書朱穆傳字張安世曰子孺白田王氏謂是章懷所改是則後人避諱而改舊史亦有前事可徵今於鄭康成劉威碩崔季珪邢子昂滕承嗣樓承先諸人依章懷之例皆改稱字若陳長文亦字者避先曾大父文端公諱猶蔚宗志也

是書之成吾里葉兩垞維庚分編陳志實始椎輪朱鈞

麓前輩鴻爲注乾象景初二術海昌張神羊孝冠更審定之三君子之勤視予有加焉家貧遠宦京師族子弟無從者又無錢以賃書手版曹丞乏簿領滋繁中更私艱輟筆者近十年矣入臺以來政事差簡長子婦李氏介祉仲女遠芬侍人姚靚請爲予錄稾於是條緒粗立首尾略具予性剛才拙終鮮朋友又或篤行達材或在公夙夜而不及賞析文字靜念平生可與斯事者嘉定陳蓮夫詩庭桐鄉程窗齋同文陽湖董方立祐誠而今則已矣匠石運斤久亡其質伯牙撫弦惘乎有餘悲已

往李次白貽德公車戻止見予屬稾勖以亟成次白好
學湛思靜照若鏡行將爲副寄家求是正焉

記事稿卷三終

男彝甫謹覆校刊

衎石齋記事槀卷四

嘉興錢儀吉新梧

跋名臣言行錄

邵氏聞見錄載李文定迪一事云眞宗不豫文定與宰執宿內殿時仁宗幼沖八大王元儼以問疾留禁中累日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曰王所須也文定取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卽上馬去朱子言行錄取其說而李仁父長編注謂此時文定貶斥久矣或指他相則不可知又按實錄

眞宗崩元儼以疾在告不當留宿禁中也恐邵氏誤爾

予讀道山清話云眞宗不豫荆王宿禁中御藥李從吉對荆王叱小黃門荆王怒曰皇帝服藥爾輩敢近木圍子高聲以手中熟水潑之從吉者自言爲李文定族人仁宗卽位從吉使其徒乘閒言于上曰頃先帝大漸八大王留禁中累日宰執恐有異謀因八大王取金盂熟水李廸以墨筆攪水中八大王疑有毒卽時出禁中上曰不然若八大王見盂中黑水便不會根究翰林司且道筆在熟水中則甚計策直是無此事必是李從吉唆

使爾輩來說上即位未及一年英悟如此此道山清話撰人失傳據其所述知當時流傳果有是語但爲李從吉之誣詞邵氏不當信之而筆于書也惟眞宗崩時文定已去位從吉雖造謗其于當時大臣除罷豈有不審者而自爲矛盾如此葢大中祥符之末眞宗已得疾天禧四年春所苦浸劇嘗欲命太子監國遂啓周懷政之亂至九月平和始御前殿李迪以是年七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懷政之亂有欲并責太子者賴迪言而止十一月迪罷十二月眞宗疾復作然則從吉所指必謂是年

七月以後事而長編誤繫于乾興元年故雖疑邵氏之有誤而所辨駁皆未得其眞且云或他相則不可知則猶信其有也東都事略云元儼性謹約仁宗尊寵甚異元儼不敢數入闔門不接人事亦足以證明邵氏之謬而仁宗折難數語事勢了然無異漢昭之明博陸乃以朱子察理之精仁父蒐采之博猶有所未盡修史之難也諒哉

跋玉照新志

玉照新志諸本詳略不同此爲吳方山岫所藏張氏重棐之世稱善本其陳瑩中一條所稱削籍於建中靖國後召拜同知樞密院事卒於位者安惇也下言重和元年燕雲之伐處厚之姪孫堯臣以布衣上書力陳不可者處厚惇字堯臣惇之姪孫也東都事略具著其事惟彼以堯臣爲惇姝不同耳其下承祐御批云王堯臣遠方書生能陳歷代興衰之跡達于朕聽又靖康初欽宗御批云王堯臣昨所上書議論慷慨愛君憂國出於誠

心此二王堯臣皆當爲安堯臣而校書者妄改之蓋不識處厚爲何人遂誤以爲嘉祐參知政事王伯庸而不悟時之不相及也河閒紀氏亦稱此書有王堯臣諫取燕雲疏曾不思謀取燕雲在徽宗之世嘉祐閒焉有是事而來處厚之諫邪又此條之首即云陳瑩中諫垣集言之詳矣所言何事前無所承當有闕文蓋安惇比附章蔡爲御史中丞瑩中連疏劾之明清必述其事於前而傳錄失之耳王象之輿地紀勝廣安軍下有安堯臣亦載宣和御筆正與此文同後言徽廟朝又上書徽當

爲欽之誤又言以從叔子厚恩澤出仕子厚卽處厚終於南平郡守

跋汪文定集

文定集中讀安樞密行狀一首謂公在政府爲章蔡所排以其事攷之乃安燾厚卿也而篇內述徽宗與汪公望問答語乃作安惇誤也處厚大姦豈文定尙有所覓假邪蓋永樂大典傳錄之失當栞正者

跋苻秦鄧太尉廟碑

吳山夫金石存錄此碑之文同年李學使宗昉爲補正數十字予以石本覆審復得二十九字具錄於前如云城安縣侯華山鄭能某者鄭爲華山人也而山夫以華山爲季世非也鄭君之名錢詹事以爲能進洪編修以爲能遠今能字分明而下一字漫漶所當闕疑也其兼統夏陽下當爲冶字漢志夏陽有鐵官水經注所謂丹陽山冶官也其云始平解虔安臣文者安臣爲虔之字文蓋解虔所作學使改安爲字恐未然也其題名中列

有和戎嵓陸道某和戎儁蒙琿子謙和戎儁蒙訪彥下列有嵓共氶蕢按廣韻羌複姓有儁蒙又姚弋仲將有嵓耐虎蓋亦羌姓舊以嵓爲當亦非也水經注渭水篇屢言鄧艾祠其地蓋有二處其言陽侯祠神能爲大波後人以爲鄧艾祠渭水分流泬水支津皆經之者長安之祠也其言鄧公泉出鄧艾祠北數源俱發于雍縣故城南者雍之祠也長安屬京兆雍屬扶風而此碑鄭君爲馮翊護軍以鄧公祠張馮翊所造歲久頹朽因舊脩飭故記之是三輔皆有鄧祠𢌞而劉敬叔又稱京口新城

鄧艾廟晉司馬恬爲立瓦屋俎豆之報亦云盛矣艾雖事非其主而平蜀功大被誣受誅此樊建段灼所以籲寃也祠之興也其在武惠之際也與

跋閩王王審知德政碑

右碑紀閩忠懿王王審知之德政大略見於新舊二史及吳氏十國春秋王大理爲之證明頗具其自曾祖以下惟有贈官者二史所謂父恁世爲農者也其稱太祖就祿光州者卽錢昱撰廟碑謂高祖華唐貞元中爲光州定城宰有善政以及民因還家於是郡也定城於時爲州治今爲光州地而吳氏稱華爲固始令豈以其家於固始而易之與審知兄潮先爲節度使及病付審知以軍事碑述其事在乾寧三年而資治通鑑作四年當

以碑爲正審知當中原雲擾之際事大息民保其土宇舊史謂其以儉約自處三十年一境晏然逮宋開寳中吳越王卽其居宅爲之立廟今閩縣慶城寺旁近故址猶存是其惠愛及人固有足多者獨所稱海上黃崎一夕風雷鑿開爲港以爲德化所及有感必通夫岸谷變遷何地蔑有宜亦無足異且據王象之輿地紀勝謂黃崎港先有巨石爲舟楫之患唐天祐中閩王命工鑿之忽然震碎敕改爲甘棠港是則假託神靈以聳觀聽其侈心肆志之萌抑猶五臺之創二岳之封與撰碑者于

兢王大理以爲無攷今按兢以唐臣相梁均王討友珪友珪自殺兢爲亂兵所傷後坐挾私與軍校遷改貶萊州司馬二史梁本紀中俱有之郭若虛又稱其善畫牡丹或贈之詩云看時人步澀展處蝶爭來者即其人也已邜仲冬同人飲於蘭坡前輩新齋出此碑索賦予詩不能成漫書所見就正且以當金谷之罰云

跋魏公先廟碑

宋次道長安志云萬年縣所領昌樂坊太子太師鄭國公魏徵家廟大中中來孫謩爲相新舊廟以元成爲始祖此碑卽其事也王大理因碑有貞觀立家廟後二百卌五年之語以鄭公卒於貞觀十六年推之爲僖宗乾符三年謩已前卒又有云顯考相國者相國卽謩也遂謂魏公先廟始建爲祀鄭公而重修則爲祀謩且以長安志爲未覈乎驗是碑二百卌五年之下有來孫字與次道之言正合大理所見本孫字已泐 其言貞觀立家廟者乃鄭

公立廟以祀其祖而非自立廟或在元二之閒下推年數爲咸通之二三年時距謩卒未遠蓋謩實作廟于前而碑爲後立故王璵纂文者亦云璵聞命震悚卽走相君之門固辭不獲是謩方屬璵撰碑卽廟非祀謩可知其云顯考以相國位猶滯於三品室未備數者唐制一品二品祠四廟三品祠三廟意謂謩父在時謩未登台司不能追遠故前此未立廟也大理以顯考相國連讀釋之抑又誤矣然四廟惟及高祖而謩乃上祀文貞者蓋四廟之外有始封祖則遍祠五廟此大中五年十一

月太常禮院重定之制其詳見於唐會要郎碑所謂太常順考禮令酌損前文者也先是檢校戶部尚書韋損官三品得立三廟而欲祀其四代祖河東節度使湊禮官以爲四代不合更祭惟河東節度前已立廟今以曾祖以下三神主祔之在禮無嫌然則子孫祔食轉無世數之限而上祀其先固不得踰制魏氏之廟惟其在更定之後故自暮而上遠祠五世與韋損曾祖以下祔於先廟者其事又不同次道特著之曰以元成爲始祖者正謂其地雖仍鄭公之舊而實爲暮所置廟足以明一

代之制昔賢講明舊章必知其意往往存表微之論有如是夫碑石裂爲五每行皆有缺字就其可讀者如云派緒滋廣因自別爲西祖檢宰相世系表稱魏統二子儔爲東祖楂爲西祖以碑證之知文貞爲楂後也其云頓邱四世之孫曰釗樹勳捍難者文貞之祖義陽太守也其云懷忠亂朝直封訴政侵轢姧倖不容於時出長屯留去無慍色者文貞之父長賢爲北齊屯留令者也文貞四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璘而暮之曾祖殷世系表別爲提行蓋不審其所自出此碑乃有府君諱某琬者

又知謩爲叔琬琬後也碑第二行稱詔贈先侍御史府君爲吏部侍郎其後云吏部府君諱彝其後又云第四室即吏部府君以辭義求之蓋卽謩之父史誤其名爲憑者也等而上之其云第三室河西府君者謩之祖也煩州府君是爲第幾室者當是第二室謩之曾祖也而叔琬當爲第一室其文雖泐猶可推而知之蓋始祖居中而旁列四室祀高祖以下其祠制之可尋者又如此鄉大夫家廟儀式攷諸前史事不多見尋故詳箸之若世系表語多謬悠前人屢有駮正其列謩曾祖以下官階

與碑多不合固不足深辨

跋白石神君碑

碑在今正定元氏縣白石山在縣西北境光和六年常山相馮巡元氏令王翊請雨有驗具上尙書朝廷聽許遂與靈宮采石勒名洪氏隷釋錄其文而詆其分隷無漢氏氣骨吳山夫以碑後有燕元璽三年刻字一行指爲重刻之據而服洪氏之精鑒予觀末行二十九字甚孅劣與碑絕不類必非一時所刻山夫之言非也碑云白石神君居九山之數參三條之壹洪氏取馬鄭禹貢導岍北西傾中嶓冢南之說以釋三條近人或援水經

注九山廟碑南據嵩岳北帶洛滋之文或據淮南墬形訓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以釋九山乎觀元初四年三公山碑亦立於元氏者其文云眾惟三公御語山三條別神迥在領西吏民禱祀今以地形求之嶺西三條雖不知果屬何山必皆在句注以西李𤊹河東記云句注亦曰陘嶺是也而所謂九山者此碑固云縣界有六名山其下列三公封龍靈山無極及白石并三公碑之御語山凡六山也其三山亦當在常山境內諸家所證皆不足據唐八都壇君實錄碑云

此地名山封龍之類有八歐陽文忠云封龍山在今鎮州餘七山不見其名是諸山之名失攷久矣又云漢光和中有碑而今亡蓋文忠未見此碑也詩衛風終然允臧俗本然誤作焉開成石經相臺岳氏本俱不誤觀此碑又得一證大雅雲漢敬恭明祀開成以來俱作明神然釋文成於陳世猶作明祀此碑正作明祀恐是熹平故書也地無蠡陽者以蠡爲愆音近爾

跋嵩山開母廟石闕銘并後敘

右嵩山開母廟石刻在登封縣舊題相沿有誤今爲攷正書之其一題曰堂谿協嵩山開母廟石闕銘者延光二年協爲潁川郡主簿禱雨有應刻銘廟中者也其一曰堂谿典開母廟石闕銘後敘者與前銘同一石而刻其下高僅七寸許每行五字熹平四年典以中郎將來請雨欲箸前銘爲其大君所作而敘之也文曰典大君諱協字季度爲郡主簿作闕銘文其敘云沒而不朽實有立言其言惟何此下當述季度立銘之事今何字已

在沕中而其後文盡失之可惜也趙氏金石錄有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舉其文云中郎將堂谿典伯并熹平四年來請雨嵩高廟今後敘典大君之上猶存一廟字此上當即趙所舉之文矣而典大君以下云云則又趙所未見觀其辨章懐註典字季度之謬謂當從此碑字伯并而不及季度之爲協字知其所見後敘必非全文所以誤題此銘爲典所作也前人收藏金石文字即使無裝褾移奪之失其搨本亦各有隱顯完闕不同往往相牴觸如此此遞庵侍郎亦不見後敘萃編録前銘又多

誤字如杞緍漸替今驗石本漸左从水中無車形栢肩

我君柏肩當爲栢宥宥卽侑字耳芬茲淋于圃疇淋是

棶字其闕文今補之者又十餘字別錄之銘中九山甄

旅福祿來彶爲詩書之異文甄字自孫吳避諱始有側

鄰反一音古讀正與刊近也又以栢爲伯以隰爲隘以

辟爲碎以揩爲楷以慕爲慕又九域㣺其淸静㣺字不

經見故孟子一㣺雛今誤爲匹說文㣺少也讀若輟此

云㣺其淸靜者蓋以少爲美如鮮之訓善也漢魏碑銘

撰人可指者絕少典欲章其大君之名而諸家轉以屬

之典今以兩碑相校喜季度之名之不泯也故書之

跋趙懿簡碑

右趙懿簡神道碑元祐七年五月建唐鑑公撰文而蔡京書之讀宋史本傳乃知全錄此碑之文而去取詳略多有未當者宋初州縣守令多帶中朝職事官外補及元豐官制行悉以階易官自後帶否無常卽視是爲優劣碑云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夏縣又云以祕書丞知彭州永昌縣又云以太常博士知威州竝書其帶職以示優異宜也若史尚簡嚴固皆在可省乃傳于著作則不書而丞及博士之帶職則又書之旣無點繫之

法又乖畫一之體昔人譏宋史蕪雜此亦其一端爾碑
又云元祐三年請老優詔不允其四月遂輔政旣屬疾
猶以邊防爲憂喪歸盩厔詔遣使護之皆可補史傳之
闕至西山別錄傳作因山蓋傳刻之譌又可據碑以正
之濮議云呂誨等決必去之意趙瞻者在數人中尤爲
庸下不識事體揚言於人云昨來官家但不曾下拜留
我耳以此自誇有得色歐公賢者迺以議國事相失毀
其同寮如此不無盛德之累今觀懿簡之行事亦何至
尤爲庸下邪蓋歐公議禮但據喪服爲人後者爲其父

母報以為爲人後者聖人未嘗沒其父母之名而懿簡則云禮文有去婦出母者去已非婦出不爲母辭窮直書豈足援以斷大義此言於一時駁議中最爲切至公殆無所復申其辨而蓄怒不釋邪碑在四川大足縣北山觀音洞中與淳南古文孝經悉摩崖刻之予友張介矦擢令時手拓寄予於京師予采其文以注東都事略猶以石本多殘蝕不能備錄爲可悵爾

跋滑臺新驛記

李少溫篆書爲秦相斯後一人其上李大夫書自言通三才之變化備萬物之情狀殆非夸詞今石刻之存者易謙卦在安徽蕪湖縣聽松二字在惠山般若臺題字在烏石山黃帝祠額在仙都山此李汧公滑臺新驛記碑已久毀平江貝氏得宋搨本重鐫之舊有舒元輿玉筯篆志列於碑陰六一翁董廣川所及見者惜已失之矣記言滑臺舊驛天寶景申歲逆臣盜國師競而焚者安祿山之取東京也自滑州之靈昌濟河而南史稱其

以絙約敗船及草木爲浮梁者也迨顏常山兵起河北
嚮應魏鄴之閒復歸朝廷常山敗而更爲賊守滑當南
北之衝戎馬往來蹂躪宜不得免焉景申爲至德元載
而肅宗以七月改元焚驛蓋在春夏故猶書天寶爾是
時㳻公方從龍靈武爲監察御史肅宗嘗謂吾有李勉
始知朝廷尊也代宗大歷八年繼令狐彰爲滑亳永平
軍節度此云大歷甲寅者乃到鎮之明年也徐湛之築
風亭月觀於廣陵事見宋書本傳碑書丙爲景者避李
昞諱唐高祖之父追尊元皇帝者也說文雖從虫唯聲

故碑書作㽞以及菽爲尗垰墁爲杇槾皆正體字滑臺四衢逼於四塞近時錄汧公文者誤爲四海緝緝本詩巷伯篇誤爲湑湑刻蟖之蟖誤爲蜊不惰之惰誤爲墮皆當以碑正之此本爲吾弟警石所贈長子婦介祉學小篆有年甚愛之因略記故實於後而畀藏焉時道光五年孟夏之月戊午朔飈山樵書於晉硯齋中

書唐左屯衛將軍姜行本碑後

哈密城之北科舍圖之嶺是碑在焉天山極寒人跡罕至椎拓者濡墨輒冰著紙已裂粗傳髣髴遂就描摹因誤點而爲蠅牛效古文而訛丁子開嘗案列數本參證諸家有如機檜機檐辨字兩通苗裔酋豪屬辭俱順不覩原石曉能折衷又若靈巖撰記多司馬太眞撰文之名辛楷跋尾失薩孤吳仁行軍之事彼皆碩儒箸錄而詳略又有不同其他點畫杜撰文義舛午者固莫得而覼縷焉然則據片碣而訂前載蒐隸變以補六書自非

舟車徧歷𤨏帚親摹四羊三豕又安可妄下雌黃乎書此者將以自儆也

跋唐故宣州宣城縣尉李府君夫人賈氏墓誌銘

道光初元氏縣人劉黃頭墾地得此碑爲唐賈夫人墓誌末一行云後一千三百年爲劉黃頭所發聞者爭傳其異夫人之葬爲建中二年辛酉至今閱十六辛酉而贏財及千年爾然觀其文筆風氣甚似唐人秦不及期而亡秦者果胡也有驗有不驗此豈其類與碑云遠祖誼以文傅長沙桓王攷班書誼所傅者爲靖王産一作羌亦不合然漢諸侯王之名謚卽馬班二史互異甚衆亦

不足以相難李府君舉賢良授宣城尉及卒而夫人依其從父之弟任元氏者終于官舍窆於七義原從子文則爲之銘遂城令藝洺水令元操閬州刺史彥璿三世之名皆缺筆蓋又文則所書而避諱也碑以曾王父於爲祖王父時魏博七州屬田氏田悅卽以是年結鎭州李惟岳淄青李納稱兵同叛賈夫人之沒方有兵警碑云合防之志今則未從有以也夫

書太康三年地志後

太康地志久佚是爲畢氏采輯本余讀西平郡下白土縣有圁水而異之漢地里志曰上郡屬并州領白土圁水出西東入河顏監以爲圜當爲圁圁水者或以爲奢延河或以爲禿尾河以水經注證之禿尾河爲近二河皆在今陝西榆林葭州邊外鄂爾多斯旗境而晉之白土屬涼州西平當在古湟中水經注所謂河水入西平郡界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十三州志曰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是也乾隆閒松門楊相國撰西寧

新志稱白土故城在礶伯縣南近黃河此晉之白土也雖未可篤信要其地不越河湟之閒東距鄂爾多斯游牧千有餘里會謂晉之白土而有圁水乎畢氏此條取諸小司馬索隱索隱引漢志圁水而謂續郡國志大康地志竝作圁字不言白土也蓋自漢末隴西上郡爲羌夷內侵地多荒廢故魏志郭淮傳稱正始九年羌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距軍其言故城者明久廢也至晉時而圁陰圁陽諸縣悉棄不內屬斬是書者以圁字無所附麗遂據漢志之文繫之白土縣下遣爲此言

而不悟實士之違異不亦疎乎昔　四庫全書館輯東
觀漢紀於古注中但稱東觀紀作某而文不具者別爲
異同一篇附於末其體例甚善惜畢氏未見及此也書
之以告世之效王厚齋孫賁居爲輯古之學者

跋崇禎遺錄

崇禎遺錄一卷不著撰人姓氏閱蠶尾集始知爲霜皐王先生作先生名世德字克承别字中齋籍大興遠祖玉從靖難之師死於白溝河世襲錦衣衛指揮甲申亂後奔淮南僑居寶應康熙三十二年卒年八十一子源字崑繩交望谿方氏亦能古文辭此錄中多記思陵善政如罷蘇杭織造㸃錦衣衛非刑散逐玉熙宮伶人革僉商釆辦之例內侍高釆請開珠池立時誅死以及召見羣臣命太子侍立大旱詣中正殿曝日中跪禱多他

記錄所未及又言宮人有夫人牌子常在有大答應小答應上皆正色以臨一無戲語即田貴妃婉惠得上意未幾被譴退居啓祥宮以憂死又王熙宮乃伶人所居非離宮也即娛情聲色不必親幸以斥吳祭酒永和宮詞琵琶行之謬又謂內帑竭于天啓兵興以來取累朝銀器用輸局融冶以充餉上有銀作局三字人所共見也錢糧解承運庫者有二金花銀以供后妃金花宮中賞賚輕齎銀以爲勳戚及京衛武臣俸祿其時皆無餘資此外甲字等十庫貯方物天財庫貯錢古今通集庫

貯書畫符劵誥命東裕庫貯珍寶外東裕庫亦貯方物皆無金銀也庫盡此矣以辨野史謂城破時大內尚有積金十餘庫之妄皆職在禁中親所聞見宜可據信其於亡國舊君悃欵忠愛之意尤足尚焉嘗見李輿化南渡錄爲宏光辨誣猶不失爲厚況莊烈初政英明終死社稷者乎又言內操教場名振武殿在北安門內迤西而非萬歲山三月十八日開廣安門迎賊者爲烟閣所居回人其獻太子二王于賊者爲太監栗宗周王之俊皆足以資攷證惟盧忠烈死于行陣具詳戎車記三垣

筆記諸書而先生獨取守備竇承芳之言云爲奸人刺

死恐未足據耳

跋讒書二首

右讒書五卷雜詩賦書疏論記之屬共六十首其第二卷鈌六首唐江東生羅隱字昭諫撰隱初名横十上不中第乃改名後仕吳越武肅王爲錢唐縣令累遷至諫議大夫給事卒所箸有江東甲乙集淮海寓言及讒書後集讒書者丁亥自序云他人用是以榮而余用是以辱他人用是以富貴而予用是以困窮審如是乃自讒耳故目曰讒書丁亥唐明宗天成二年也撫言載隱開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衮贈以詩有讒書雖盛一名休

之句則在梁時已爲之至是始序之爾其重序則天成四年也隱生亂世高材不遇而乃心王室劉後村王伯厚亟稱之是書雖感遇之作牢騷激詭所不得免而亢直義憤之氣尊君撫民之意亦大略可見惜箸錄家俱無之乙丑冬鴛湖院長陳君妙士從嘉定王氏借示此本前有黃貞輔序後有方回跋皆大德六年作跋後吳越備史一葉及吳郡錢穀記隱遺事數條穀稱從顧從化元板本鈔得之其第二卷闕二葉則子高之讓以下六篇也末有辛卯王鳴韶跋西莊先生兄弟行也余既

錄而藏之丙寅夏妙士又借丁小鶴所藏南枝堂舊鈔本付校補闕字八十餘他異同者頗衆而王本義較勝其闕者王本空二行而闕後尚存三十八字丁本遂去之案容齋隨筆引讒書曰九人冠而一人髽則髽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髽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髽者勝此本無之殆郎所闕之文與隱子塞翁爲吳中從事善畫羊見宣和畫譜

又

余於己巳春攜此書來京師會有

詔修全唐文揚州進本止有此書六十篇之十五吳縣
董編脩充纂脩官從余借錄時方蒐集遺文於永樂大
典中余屬編脩爲補此本之闕乃得補第二卷所闕六
篇之四曰子高之讓曰惟嶽降神曰疑鳳臺曰說天雞
今悉鈔內卷中其原闕後所存三十八字卽說天雞末
語也而蘇季子忠孝廉潔二篇則大典亦無之矣若洪
容齋所引四語今見沈顏象刑解中豈容齋誤記耶季
滄葦書目有羅昭諫集五卷當卽是書又有羅隱甲乙
集十卷聞黃蕘圃得之而古今名賢確論中亦有昭諫

之文何時見彼二書或更得補錄令此本獲全也書之簡端以俟

跋棠湖詩槀

予家舊藏宋本棠湖詩槀一卷凡宫詞一百首倦翁岳氏感其猶子從軍於汴而歸因追述東京文物典章以寓黍離宗周之思者也蓋成於端平初元金亡之歲時年五十有二世所傳玉楮集乃嘉熙戊戌以後作故開禧初經進百韻詩及此百篇者皆不入集此本卷首有汲古閣及宋本甲諸印是琴川毛氏故物毛斧季祕本書目以倦翁宫詞與許棐梅屋詞俱人閒絕無之本即此本也河閒紀氏未之見乃謂宋以來公私書目悉不

箸錄遂疑爲厲樊榭符幼魯諸家北宋雜事詩之遺槀而嫁名倦翁者亦近於臆斷矣卷末稱臨安府棚北大街陳氏印行者卽書坊陳起解元也曹斯棟稗販以南宋名賢遺集刊於臨安府棚北大街者爲陳思而謂陳起自居睦親坊然予所見名賢諸集亦有稱棚北大街睦親坊陳解元書籍鋪印行者是不爲二地且起之字芸居思之字續芸又疑思爲起之後人也棠湖之名諸郡國往往有之岳忠武傳云居母憂扶櫬還廬山桯史云余居負山在湓城之中是岳氏南渡後居今江西之

德化所謂負山者其柴桑之山與此棠湖卽唐李渤甘棠湖故址一名景星湖又名南湖者也倦翁撰甕天辨誣之書取吾邑金陀坊以名其編葢嘉定閒守檇李有別業存焉然觀己亥初還故居詩云元是廬山莫逆交宮亭西畔著衡茅是晚歲仍歸湓城也予欲譜翁生平梗概而未暇涉獵所及編年別紙錄於此書之末俟異日終竟成之

記事稿卷四終

男彝甫謹覆校刊